

徐蔚南著譯

聖誕禮物

世界名作譯叢

重慶生油素描



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

著者 徐 蔚 南

出版者 百 合 書 房

印刷者 說文社出版部

聖誕禮物
版權所有

總經售處

重慶中華路
大東書局

聖誕禮物

美國達亨利作

一塊大洋，八角七分零錢。只有這一點兒。其中六角錢是零碎銅板。銅板是向賣雜貨的，賣菜蔬的，賣肉的買東西時一個一個掙下來的。掙下一二個銅板時，就將銅板的臉，翻過來呢，一面孔輕人家客奮的神氣。苦拉把錢已數過三遍了。一塊大洋，八角七分零錢。明天都是聖誕節了。

除了倒在那張破舊的小床上哭泣以外，顯然沒有事情可做。苦拉就絮絮起來啦。一哭之下，引起了她的思想，覺得人之一生不過是哭泣一瞬，而苦拉尤其佔着主

要部分。這錢少奶滿漸從哭泣而變爲啼哭時，她看見自己住的處。這是一間樓下房間，連家具在內，租銀八塊錢一禮拜。房子的樣子真像倉庫窩呢。

進門的是廊裏掛着一隻信箱，但是從來沒有一封信投進去過的，裝着一個電鈴也從來沒有人去撥過，還貼着一張名片，上面印着楊弟林三個字。

這張名片還是主人每星期能得三十塊錢時，意時代放上的。現在主人每星期只有廿塊錢收入了。那個楊字也模糊起來，像煞是與楊一點兒似的，變成「易」字了。不論何時，楊

弟林還家走到房間裏時，太太總是叫着「弟林啊」，并且熱情地吻抱着他的，太太便是苦拉哪。那一切都很好。

苦拉哭過了後，便掣香粉出來撲一撲面頰。她站在窗邊，茫然望着一隻灰貓在灰色的草場裏灰色的籬笆上走。明天是聖誕節了。但只有一塊大洋八角七分零錢，來買禮品送給弟林。一個個銅板節省，要節省幾個月工夫才有這點兒成績呢。廿塊錢一個星期，原來做不出什麼大事的啊。支出總是比她預算的爲多。只有一元八角七分錢來買禮品送弟林。她的弟林。有好幾小時，她計劃買點什麼好東西來給他，便愉快地過去了。要買點好的稀有的非常有價值的東西——要弟林有了這樣東西是值得有的才好。

二個窗門的中間牆上掛着一面鏡子。八塊錢一禮拜的房間裏的鏡子，你們也許見過的。瘦長的活潑的人兒，在這狹長條的鏡子裏一照，居然能夠看得他的倩影很正確的。苗條的苦拉在這樣的鏡子裏是照慣的了。突然她從窗邊站到鏡子前面來，眼睛很有光彩，可是不到二十秒鐘，她的臉兒卻失色了，她將頭髮披下來，讓其儘量披下去。

原來楊弟林有二件寶貝，一件是祖上傳下來的一隻金錶。另一件就是苦拉的頭髮啦。要是阿拉伯皇后來住在這種房間的通氣路口，苦拉便要把頭髮堆到窗外去吹乾來，一比這樣的頭髮，皇后的珍貴也將爲之減色而不是珍貴了呢。要是梭門國王做了管門的，將其所有珍藏一起堆在樓下房裏，那末楊弟林每逢走過門口，便將他的針兒取出來，好叫那

國王眼紅到只顧摘他的鬍子。

苔拉的美髮沿着她的身體披下來，亮亮的軟軟的像一片瀑布，一直流到她的膝彎裏，幾乎像是一件衣裳。接着她神經質的迅速的將頭髮又結起來了。一下子，她又呆了一回，那知一二朵的眼淚就跌落在破舊的紅地毯上了。穿上了舊衣裳，戴上了舊帽子，眼睛裏還含着眼淚的光，一轉身，她飛出了房門，走下了階級，趕到街上去了。

她在一塊照牌前面站定了。照牌上寫着：「蘇太太專收各種頭髮」。她飛也似的趕去，聚一下子神，心卻還是跳動着。那位夫人，身體闊大，太白了一點，神情冷淡，簡直不像是蘇太太。

苔拉問道：「太太，你要買我的頭髮嗎？」

蘇太太回答道：「我要買的，掙開帽子，讓我看頭髮的樣子」。

一頭美髮像瀑布般地披下來。

蘇太太道：「二十塊錢」。

苔拉道：「就賣給你」。

快樂得很，其後二小時便像飛一般過去。她到各個店裏去找尋送弟林的禮物。

終於給她找到那禮物了。這一定專為弟林而做成的，決不是為他人做的。旁的店裏，都找過了，全沒有像這樣的東西。這是一條白金短頸鏈，樣子很簡潔，本質極好，決不

靠裝飾肢人的，的確是貨真價實的東西。用這種銀鏈，鍊也爲之增高身價的呢。所以她一看見，立刻就覺得正是弟林的禮品。銀鏈正像弟林這個人，恬靜而有價值。她花了二十元買了去，身邊只剩八角七分錢趕回家中。鍊上用着這樣的鏈子，弟林可以隨便在什麼公司裏對準時間的了。原來弟林的錶那麼大，沒有銀鏈，用一根皮條來代替的，看錶時常常偷偷摸摸。

喝醉了酒似的苦拉還到家裏，居然清醒一點兒了。他掙出幾頭髮的鉄鉗，點着了瓦斯，來修飾她爲愛人而犧牲的頭髮了，這是一樁很巨大的工作啊！親愛的朋友們，這是一件偉大的工作哪。

四十分鐘內，一頭笨拙的短髮燙好了，樣子簡直像一個逃學的學童呢。她在狹長的鏡子裏，細心地批評地觀看。「如果弟林不討厭我的話」，她自言自語地說，「他看過我一眼之後，他就要說我是像歌舞班裏的舞女呢。但是我應怎樣辦呢？啊！一元八角二分錢我能做什麼呢？」

七點鐘的時候加非煮好了，油煎鍋放在熱火爐的上面，預備煮飯菜了。弟林是從不遲回家的。苦拉的銀鏈折好了放在手心裏，坐在靠門口的桌子邊，弟林是從這扇門裏進出的。她聽見他踏沿上來了，一下子她不覺面色變白，她原有一種習慣，喜歡每天的小事情，她便禱告道：「上帝啊，請你叫他覺得我仍舊美麗」。

門打開了，弟林走了進來將門關上。他的面色消瘦十分正經。可憐的傢伙，只有二三歲，卻負起了家庭的担子。他需要一件新的大衣，他又沒有手套。

林走進門裏來，一動也不動。像隻獵狗聞到了野獸的氣味，他的眼睛注視着苔拉，那副眼光，她不能懂得，卻使她爲之驚駭，並不是憤怒，也不是驚奇，也非不合意，也非恐怖，凡是她所料想的感情竟都沒有，他只是呆視着她，一臉奇怪的表情。

苔拉離開桌子，走到他身邊去。她說，「弟林，好心肝，不要這樣望着我，我把我的頭髮剪下來賣了。我因爲不能空過聖誕節而不送你一件禮物。頭髮會再長起來的，你不必担心，你能放心嗎？我是剛剛剪下賣去。我的頭髮長起來快得很，你說「泰蕭恭禧」啊！弟林，我們要快活快活過節哪，你還不知道我送給你的禮物是怎樣的好怎樣的美呢」。

「你剪去了頭髮了？」弟林問道，很辛辛的，彷彿因爲辛辛的勞作之後，對於如此明顯的事情還沒有覺得呢。

苔拉道，「剪去了，出賣了，你還一樣歡喜我嗎？我已沒有頭髮了，不是嗎？」

弟林奇異地在房間裏尋着，他一股呆子氣地說，「你說你頭髮沒有了嗎？」苔拉道，「你用不着尋着了，我對你說頭髮賣去了，賣去了，沒有呀啊。朋友，全

天是聖誕節夜，對我友好一點兒，頭髮就是爲了你而去的一！她忽地正經而又甜蜜蜜地說道，「我的頭髮也許可以數得清的，但是我對你的愛情是無人能數得清的啊。弟林，你

「看起來還好嗎？」

彷彿從昏迷裏出來了，弟林立刻醒了轉來似的，他擁抱着苔拉。

弟林從大衣袋裏拿出一個小包來，放在臺上。他說：「苔拉，你不要誤解了我。剪髮，修臉，洗頭，不論女人怎樣，決不會使我減少愛我的女人的。但是請你打開小包來看，你便可知道爲什麼我剛纔發呆了。」

雪白的手指敏捷地將小包上的繩子和紙張打開了，接着便是一聲歡樂的絕叫，但是，可憐！接着卻是女性的劇變，忽從歡呼而神經質地哭泣了，痛哭了。便不得不叫這樓下房間裏的主人公趕快盡力去安慰她。

原來放在桌上的是梳子——一套梳子，頭髮邊以及後面用的，這是苔拉在百老匯路一家廚師裏看見最羨慕極久之物，真是漂亮的梳子，純玳瑁製的邊上嵌着水鑽，插在那光亮的美髮上是最合式了。她知道這是價值可觀的梳子，她心上原來是十分羨慕，卻並不奢望歸我所有，現在竟歸她所有了。可是這愛慕的裝飾品所要裝飾的頭髮，卻已沒有了。

她把梳子掛在胸口上，她淚眼模糊看着梳子而微笑起來了，說道：「弟林，可惜我頭髮去的太快了啊！」

接着苔拉像受燙的小貓一般，跳了起來，叫着：「哇，哇！」

弟林還沒有看過她所送的禮物。她便把銀鏈用力地放在手掌中掣給他。那可貴的黯然

的金屬品彷彿閃上了一股明亮的熱情的光彩。「這不是好東西嗎？弟林，我走遍了全市才找到的呢。現在你每天看一百次錶也都行了。掣你的錶來給我。讓我看按上錶鏈後樣子怎樣」。

弟林卻沒有服從她的說話。他倒在床上，將兩手放在頭後，說道：「苔拉，把聖誕禮物拋開一邊，將其保藏一會吧。禮品太好了，眼前都用不着。我把我的錶賣去了，換了錢來買你的梳子。好吧，現在你去弄飯菜吧」。

她聽了這話，去煮粥。

苔拉自己出去，煮了一鍋粥，煮得香噴噴的，煮得熱呼呼的，煮得白嫩嫩的，煮得……

煮得……

煮得……

煮得……

慈母心

法國 Andre Theuriot 原著

十一月的一個晚上，聖女加丹林殉道節之夜，窪培利佛中央監獄的鐵柵門裏，放出了一個年約三十歲的女人來。她身上穿着褪色的絨衣，頭上戴着頂白色軟帽，像是她面盤外的一個古怪框子，原來牢獄生活把她臉孔弄得憔悴而浮腫的了。她是一個女犯，刑期剛滿。牢中同伴都叫她白爾東。六年前，因為犯了殺害嬰孩罪，而被囚車送來此地監禁了。重行穿上了她自己的衣衫，將她一點兒小積蓄償付了獄中用費，她又恢復自由了，并得到一張赴朗格爾去的護照。

譯者已經出發，因為驚惶而又困頓，她顛頭踉蹌走到那地方的一家領袖的旅店裏去，支支吾吾的口聲，請求寄宿一宵。旅店已經客滿。那旅店老板娘並非完全不敢收留這樣的人物。但勸告她到村莊的另頭一家小旅店裏去試試看。白爾東更形驚恐而困頓了，走着她的路，去打那小旅店的門，那旅店毫無異於王侯將相的小客棧。那客棧老板娘懷疑地向她周身打量一下，接着料定她是一個出獄的女犯，便藉口店中不留客過夜，而把她送走了。白爾東也不敢爭持。她只好低垂了頭，孱弱地走了。這時她心中對於世界懷有一種憤怒了，憤怒世界如此排斥她，除可步行到朗格爾之外，

沒有旁的辦法了。十一月底的時候，天夜得很早的，她向着那兩棵樹木中灰暗的路上走去，粗暴的北風，吹得樹枝呼呼作響，枯葉一片片被吹下來，不久，她就被黑夜所包裹了。

六年之間，被拘束而一徑坐着的生涯，害得她走路都像忘記了兩個膝頭彷彿被細住似的，一對穿慣木靴的腳登上斷皮鞋，很是不舒服。沒有走滿半里路，三隻腳已走得疲乏而起泡了，她在一塊石子上坐了下來，身體發抖，心中想也許在這黑夜冷風中要凍餓而死的。突然間沿着那靜寂的路上，從風聲中，傳來一種不絕如縷的歌聲，她仔細一聽，她辨出這是一個單調的催眠孩子的歌曲，站起身來，她向那歌聲來源走去，走到十字路口，只看見樹枝裏透出一點燈光。

五分鐘後，她走到一座泥砌的小屋子前了，屋頂上也蓋着泥塊，屋子只有一扇窗，燈光即從窗中透出，她心跳着，決心來打門了。歌聲立刻停止了，一個鄉下女人走到門口，鄉婦的年紀與白爾東相彷彿，只是因為苦工而憔悴枯槁了，她的破背心裏露出少許晒黑的粗皮膚，她的紅髮從睡帽裏亂紛紛脫出來。她的灰色的眼睛驚奇地望着這個神奇怪怪的陌生人，她舉高了洋燈，說道「是什麼事啊？」

白爾東帶着抑制的哭聲低低地說道：「我走不動了，市鎮去此又那麼遙遠，如果你能容留我一夜，我就感激千萬了。麻煩之處，我可付錢償回。」

那鄉婦稍稍躊躇一下之後，回答道：「請進來吧！」接着她先進去，並非懷疑而是好

奇地問道：「你爲什麼不在窪培利佛過夜呢？」

白爾東低垂了她藍色的眼睛，有點畏怯，說道：「他們不容留我，你看我是剛剛走出牢獄，人家都怕我哪。」

「啊！你儘管進來好了，我一點也不怕，我除了窮苦而外，原來什麼也沒有。像這樣寒冷的夜裏給任何基督徒閉門羹，總是一樁罪孽，我給你點稻草做床吧。」

她拿了一捆稻草鋪在火爐邊的牆角裏。

白爾東胆怯地問道：「太太是一個人住在這兒嗎？」

「是的，只帶着我的相近七歲的女孩子。我們是靠樵柴過活的。」

「那末你的先生是去世了嗎？」

那女人突然說道：「我從來沒有丈夫的。我可憐的孩子是沒有父親的。不要緊。人人都有自己的煩惱。你的床子已弄好了，還有二三塊番薯，你拿來當夜飯喫吧。我只有這點東西給你了。」

用一塊木板隔開的後房裏送出孩子的聲音來了。她的說話也被間斷了。

「早一點休息吧，盼望你睡得好。我要到孩子那邊去了，她有點嚇了。」

她便攜了燈往後房去了，讓客人留在黑暗中，白爾東便睡在稻草上，她喫了番薯後，想閉上眼睛睡覺，卻總睡不着。隔開一層薄板，她聽見那母親溫柔地與孩子講話，原來孩

子爲不速之客所驚醒，而睡不去了。母親撫慰她，吻抱她，用寵愛的言語來說話，那說話感動了白爾東的心。

一片溫柔攪動了女人心中的母愛，她是爲殺害嬰孩而定罪的。她想起她自己的孩子，要是活著也將像這女孩一般的年紀了。這個思想以及那女孩子的口聲。叫她身體發抖。一種溫柔的感情溶化了她的痛苦的心。她覺得感動到哭泣了。

那位母親說道：「孩子啊，要是你乖乖的，那末明天聖女加丹林節日，我便帶你到市集裏去」。

「聖女加丹林是女孩子的聖人，是不是就是她，媽媽？」

「是的，小孩子。」

「聖女加丹林拏玩具來送孩子們的嗎？」

「是的，有時送的。」

「爲什麼不送點給我呢？」

「我們住得太遠了，并且我們太窮苦了。」

「難道她專送玩具給富人的嗎？爲什麼呢，媽媽？我也要幾件玩具啊。」

「要是你乖乖的，要是你像一個好女孩子而睡去了，那末她也許送你點什麼玩具來的。」

『那末我就睡去，明天她就會送我玩具了。』

寂靜。輕快而平穩的呼吸。母親與女孩都睡去了。她更加思念她的死去的嬰孩了。天
曙時，母女倆還是睡得很熟。白爾東輕輕地溜出屋子來，迅速地走向維格利佛去，一步也
不停，一直走到第一家房屋為止，接着，她在一條街上緩緩地走了，看着各個商店的招牌
。終於有一個商店似乎滿足她了。她打着店家的百葉窗，店開門，放她進去。這是一個小
雜貨店，那裏也將賣點玩具——有陳舊的紙做的洋囡囡，有方舟，有羊欄。白爾東將這一
切玩具都買了，不禁對店主吃了一驚。她於是回去了。她是走回那小屋子裏去。但是忽然
覺得有隻手抓住她的肩頭了。

驚惶地回頭一看，瞧見是個警察長。那個可憐的人忘記犯人放出監獄以後，不准在監
獄附近逗留的。

那個警察長嚴厲地說：『你此時不應在此地亂闖，你應得到朗格爾去。快滾吧。』
她想解釋一番，可是警察長不願聽，一下子弄到一部馬車，她被迫登入車子，由一個
警察押差前去。

那部車子沿著冰凍的道路，顛簸地前進。可憐的白爾東將凍硬的手指緊抱着玩具包。
她們走到十字路口了，她認識那林中的足印的。她的心跳着，她請求警察停一下車，
讓她給一個信與那鄉婦，鄉婦的屋子現在離開她只有兩步之遙。她懇求得那麼熱誠，那個

軟心腸的警察倒允許了。馬兒繫在一株樹上，她們從小徑上走向那小屋子去，鄉婦正在門前劈柴，看見她的客人同着警察一起回來，不禁嘆了口氣。

「白爾東說道：『警察！那孩子還睡着嗎？』」

「『是的——但是——』」

「把這種玩具拿去，輕輕地放在她的床上，對她說這是聖女加丹林送來的。我是回到達利佛去買來的。可是看來我無權買物的，因此他們要押我到朗格爾去。」

開派那母親叫起來道：「祝福聖母！」

「『不要聲響！』」

「她們走進屋中去，走到床邊，當她將洋因因、方舟、羊欄放在發上時，警察還緊緊繫釘在她後背。她向那睡着的女孩子赤露的臂上親了一個嘴，接着回頭向那警察上，只覺警察擦着眼淚。

「現在我們可以出發了。」

奉平

美國紐約市警察局

聖 誕 節

一五

孝子歌

美國馬騰Orison swett marden原作

許多年以前，倫敦一條最窮苦的街上的一間陋室裏，有個金黃頭髮的小孩子坐在母親的病床旁邊，唱着歌，孩子氣的聲音是甜蜜蜜的，儘管餓得要命，萬分孤寂，他却毅然強管好喫的東西，他滿想能夠供給，卻辦不到，真夠痛苦。他自己也整天沒有喫東西。如何就停留不去了。太傷腦筋之下，他便唱起隨口曲來了。病人爲他的歌聲所催眠了。他便離開病榻，走向窗邊，隨便望望。他瞧見有人在張貼一張大廣告。那廣告上寫着觸目的黃色字，報告M太太——一個最偉大的唱歌家——今夜將公開歌唱了。

小比愛兒思想道：「啊，要是我能夠去的話！」他的音樂的愛好使之一時之間忘記了「他輕輕地奔到屋子另一角的一個小櫈前面去，從小櫈上一隻匣子裏取出一捲紙張來。他向那睡着的母親，憂愁而戀戀地望了一眼，接着便閃出房外，趕往街上去去了。」

M太太問她的僕人道：「你說誰在等我？我招待客人，已經招待得疲倦了。」

「只是一個很漂亮的小孩子，生着拳曲的黃頭髮，他說要是他能看見您，您一定不會討厭的。他也不會費您許多時間的。」

那位大音樂家溫柔地一笑，說道：「啊，好吧，讓他進來吧。小孩子們，我總不拒見的。」

小孩子胆小地走進了富麗的房間，向那雍容華貴而又美麗的N太太，行了一鞠躬禮，他恐怕勇氣消失，便趕快說道：「我來拜望你，因為母親病得很重，而我們又窮得沒有飯喫，更買不起藥，我想，要是你能在偉大的音樂會中，歌唱我的一首小小歌曲，也許有什麼出版商會出一小筆款子收買我的歌譜去的。那末我就可爲我母親買麵包，買藥品了。」

從孩子手中取下那一小卷紙張，那位熱心的唱歌家輕輕地呼着那調子。接着回頭向那孩子一望，她驚奇地詢問道：「孩子，這是你所作的歌譜嗎？歌詞也是你作的嗎？」沒有等孩子回答，她又趕緊說道：「今晚，你能不能出席我的音樂會？」孩子想到能聽這有名的唱歌家唱歌，不覺一臉的高興，但想到母親一個人病倒在破敗慘澹的房中，喉嚨便哽塞了，他答道：「啊，是，我多麼高興來參加啊，可是我不能離開母親。」

「今夜我會派人去照料你母親的，這兒有一個克朗，你拿去買食物和藥品吧。此地還有一張入場券，今夜你來吧。這張入座券是坐在我位置的旁邊的。」

孩子太高興了，連感謝這位恩人的說話都說不出來。他看她是天上來的一個安琪兒呢。